

且聽聽學生如何使用 AI (1)

並非因為有了 AI，就事事都要用 AI，否則不夠先進。但是我們探索 AI，絕大多數時候，還是講教師如何用 AI，如何教得好，如何把課堂設計得好。且聽聽學生可以如何使用 AI！

一個學生為主的論壇。三個 Panel。都是學生主持。原來有建議教師不要上台。後來覺得，教師坐在台上，可以讓觀眾看到師生之間的關係，那也是重要的；說明學生的表現，不是教師擺弄出來的。但規定學生 Panel 完了，教師可以講三句話，講自己的感受。

本文只夠篇幅講第一個 Panel：來自香港北區的一所普通的中學。三位中六同學，兩男一女。一名男同學首先講了他如何用 AI 幫助自己溫書。“教師不可能終天陪伴，AI 就成了我回家以後的補習老師，而且可以隨意調節溫習的難度，應付測驗考試就輕鬆得多。”他還讓 AI 總括過去一段時間的“錯處表”。

女同學講了如何讓 AI 幫助理清一些概念，例如“社會慣例”與“潛規則”，并且要 AI 舉例說明。她又講了如何讓 AI 幫助自己理財，為自己做出一個預算，讓自己有計劃地儲錢去參加演唱會。

另一個男同學講：“我在學習一個概念的時候，與 AI 的互動中，出現了一個課堂上沒有出現過的概念，令到我恍然大悟。AI 好像一把大鐵錘，把知識的邊界打破了。”

“AI 不會自動關心人”

他們還介紹了同學們設計的兩個平台。一個平台創作，叫“星喚”（Beckon Star）。他們說得很平淡。我這裏借助創作者（不在場）的書面介紹，與大家分享。

“… 我每次回家或者去老人院跟爺爺奶奶聊天，到了那裡，他們通常獨自一人坐在凳子或床上，看到我們來了就會很開心地迎接我們，問我們近況，再擔心我們這擔心我們那，… 這個片段看起來很平常，其實正是老人家長期缺乏關懷，我們卻沒辦法一直陪著他們的真實寫照，我真的很想多看看他們、多陪陪他們。… 其實我們現在怎麼對待老人家，等我們變老之後年輕人也會怎麼對待我們。現在社會上的每一個老人家，都是年輕時候努力為社會服務過的，我們不應該讓他們陷入這種困境。”

這個平台，讓長者跟子女共建群組、共享日曆。可以把照片生成短片，讓家人知道長者的日常作息。這個 App 還會發訊息提醒當子女的：「喂，你今天關心過老媽了沒？」假如有時候老人家回話較長，它可以給正在忙子女作一個概括性的小結。



■ 屯門天主教中學

另一個平台，那位女同學看到周邊的同學有時候感到情緒受壓，需要支援。也許受壓著根本不喜歡與人溝通；隨便找一個 App，也許只會順從使用者，可能造成幻覺，反而有害。這位女同學於是刻意調查了各種受壓情景，製成了一個有用的平台。

男同學還講了一個故事，“我利用 AI 穿越時空，仿效《尋秦記》，很好玩。但是有人提醒，這個穿越‘對我們有何用？因為它沒有服務於任何人。’我忽然明白，AI 不會關心人。”

運用 AI 關心老人孤獨

一位評論員 Starman，看了前面那個中學的「星喚」（Beckon Stars）。有非常深刻的評論。

“這群孩子，他們去做了義工，接觸到一群老人家。他們發現，這些老人家，不是要什麼高科技的東西，不是要什麼智能家居。他們要的東西很簡單，他們想和家人有連結，有人記得他們。…”

幾個普通中學生，他們沒有在矽谷的加速器裡做簡報，沒有創投給他們幾百萬種子資金，沒有產品經理幫他們想用戶旅程。他們只是看到一個問題——老人家孤獨，然後用他們會的東西（AI 編程），弄了一個解決方案出來。

那個方案，有產品市場契合度（因為真的有需求），有參與循環（獎勵計劃讓你持續使用），有用戶同理心（因為他們親自去做過義工）。你跟我說這是一個新創公司的最小可行性產品，我會信。

但最讓我感動的，不是他們的技術能力。而是他們選擇了這個問題去解決。這個世代，每個小孩都想當下一個馬斯克，下一個山姆·奧特曼。他們想弄些東

西出來，顛覆這個顛覆那個，改變世界。他們的想像力，被社交媒體餵得很大，他們以為「成功」就是搞一間獨角獸公司出來，首次公開募股，然後登上富比士 30 Under 30。

但這群學生，他們選了一個沒人會覺得「性感」的問題：老人家孤獨。

這群孩子，他們想的不是首次公開募股。他們想的是：怎樣讓一個住在屯門舊宅的奶奶，覺得有人記得她。

這個 App，你可能算不出它的估值，算不出它的營收預測，算不出它的市場份額。但那些你算不出來的，才是最珍貴的。

他們不會改變世界。他們的 App 不會成為下一個抖音，不會讓他們變成億萬富翁。但他們改變了一個奶奶的世界。他們讓一個可能整個禮拜都沒人跟她說過話的老人家，收到一個通知：「你兒子今天看了你的照片。」這個通知，對那個奶奶來說，可能比任何技術突破都重要。

但這群學生，他們示範了一件事：創造力，不一定要改變世界。創造力，可以只是改變一個人的世界，甚至是一件很小的事情。但，越小的事情越容易被忽略，越容易被遺忘。

接地氣，反而在這個講求科技應用的年代，才是最稀缺的東西。而他們用的工具，是 AI，一個我們總覺得會讓人更疏離的技術。但他們反其道而行，用 AI 去讓人與人之間，重新連結。… 用 AI 去解決一個真實的人類問題。用科技，去回應一個這麼古老、這麼基本的人類需求：被愛。

Beckon Stars，呼喚星辰。你們呼喚的，不只是老人家，還有這座城市慢慢遺忘著的一——人心。”

人類仍然是機器的主人

的確，我們經常說人機關係，常常是圍繞著知識。在會上有人說，論知識，人腦無法與 AI 比。是的：AI 的數據存量，運算速度，都是人腦無法比擬的。純粹論現有的知識，論可以推算而產生的“新”知識，人類無法追趕。這其實也不奇怪，論物理速度、論體力，人類早就被機器遠遠拋離了。人類如何追得上汽車、高鐵、飛機；拖拉機、挖掘機？但是人類還是機器的主人，是人在使用機器。不過，知識的超越，牽涉到腦，人類就覺得不可思議、難以應付了。其實，AI 只能模仿人腦的一部分，也許是很小的一部分。

上述一位同學說得好：“AI 不會關心人，關心人是人類與生俱來的。”另一位女生也說得好：“假如不思考，只問一次，人類就會被 AI 騎劫。假如不斷思考，人類就會成為 AI 的主人。”還是那位女同學：“開始的時候，我只是用 AI 解決自己個人的問題，例如理財。後來才覺得做關心人的平台，幫人，才有意義。”

這個 Panel 的老師，是他們的校長。校長說，“這些學生對 AI 的運用，都是自己摸索出來的，而且各人有各人的方向。”學生，的確是 AI 時代的原住民。不是因為他們掌握了 AI，而是 AI 解放了他們。

還有另外兩個 Panel 的學生發言，下周報道。